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发展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积淀而成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不仅能够提升思政教育的思想性、理论性和科学性，还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邃而博大，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并流传下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大成者，对中国人民形成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意识和价值观念。

就教育层面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发展的理论支撑主要有三个。其一，课程整合理论。该理论倡导打破各个学科之

间的壁垒，将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创造出新的教学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涉及了历史、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内容，将其与高校课程思政相融合，能够大大拓展课程思政内容，使学生在汲取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较好地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实现自我提升。其二，隐性课程理论。该理论强调以间接和内敛方式实施教育，如校园文化的打造、师生关系的塑造等，进而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通过将其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可创设良好的文化环境，实现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浸润人、感染人、熏陶人，从而达到“人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其三，情感教育理论。情感对人类认知和人格发展至关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含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能显著提升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对课程思政的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

经过多年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高校已经在思政课程里积极融入了许多传统文化元素。此外，高校课程思政也十分重视实践，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采取了实践教学、体验式教学等，并结合现代媒体技术，创新了教学手段。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师资力量不足；部分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全面，挖掘传统文化中真正可以进行现代化转化部分的能力有限，导致难以实现高质量的融合教学；课程融合度不够；内容碎片化，缺乏针对性，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融合发展的策略

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的融合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采取策略。其一，强化课程整体规划。要想系统性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必须从整体上

进行高质量的课程设计。各高校在制订授课计划时，应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政元素，如儒家的“仁”道、“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术”“势”，墨子的“兼爱”“尚贤”，管子的治国论等，将其合理地融入各门思政课程中，同时合理分配学时。其二，丰富教学资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需要系统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高校应增强对传统文化教学资源的投入，构建全面的教材和教辅资料，并利用数字化建立线上资源平台。同时，设计与课程思政相关的教育项目，如文化工作坊和教学实践基地，以促进师生深入学习和体验传统文化。其三，健全评价体系，采取过程化、多元化评价体系。为评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课程思政中的教育效果，高校需制定评估计划并建立学生反馈机制，通过多渠道了解学生兴趣和困惑，进而优化思政教学内容和模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案例

以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生活色彩

美学》课程为例，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践。该课程是面向高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开设的一门美育类在线公共基础课程。

其一，课前阶段，进行课程与教学资源准备。丰富的课前导读材料可以提高课程思政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为此，课程团队的教师们进行了集体备课，并通过广泛调研，精心挑选了学生们普遍感兴趣的思政案例。汇集并制作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政教学资源包，包括中国传统瓷器、中国传统名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古建筑、民间手工艺品、中国传统服饰、中国传统茶器等教学素材。

其二，课中阶段，进行线上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该课程是在线公共基础课程，主要以微课视频的形式进行线上教学。同时作为一门通识课程，目的在于普及色彩知识和增强审美意识。因此，课程以色彩思政案例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以色彩知识点的讲解和色彩应用的剖析为导向实施教学。

为了提升课程的趣味性，课程团队的老师们精心设计了多种色彩教案，并挑选了经典动画和电影中的色彩案例。甚至不畏酷暑，前往具有重庆地域特色的“洪崖洞”“重庆人民大礼堂”“磁器口”进行实地课程录制。通过多种教学实施路径寓教于乐，让学生在活泼生动的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其三，课后阶段，进行线下色彩实践活动策划与实施。为巩固学习成果，课后以线下色彩应用项目活动实施了教学实践。课程教师带领部分学生参与了线下色彩应用项目活动，如兴建足球场地色彩规划、两江四岸照明设计等项目策划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了色彩公益活动、“传统花艺”社区公益宣讲活动、校园色彩讲座、色彩美育特色社团，进行了专业课程与自我提升练习。基于此，学生不仅提升了色彩理论知识、实践技能，更有效提升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张为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新时代国际标准舞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国际标准舞简称国标舞，又称体育舞蹈，是一种结合了力量、技术与艺术的综合性舞蹈。国标舞既有本体的竞技性、表演性和娱乐性，同时也具有强身健体、磨炼意志、陶冶情操、增强自信和激发活力等特质，一经引入即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国标舞从最初的竞技舞蹈逐渐向舞台表演的方向转变，并衍生出了丰富多样的舞台表演作品，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探索新时代国际舞的文化传播路径，传递舞蹈中的美与生命律动，实现以舞炼体、以情动人，融通中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挖掘国标舞文化内涵，注重差异化传播

一部成功的国标舞作品，不仅要聚焦具有一定社会认知度的体育技术元素，还要追求体育价值本体之外的更广泛更深远的人文内涵。因此，要在表现体育拼搏精神之外，探寻更深刻的关于人性、人生、情感的主题表达，寻求与当下社会生活与个体息息相关的价值表达，创作出充满时代气息、凸显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这是创作者在走出“公式化”创作后要进一步实践的方向，也是传播者要走出舞者小圈子、扩大舞蹈受众必不可少的一步。

只有当国标舞的创作与传播不只停留在服饰及舞蹈动作等外在呈现，而是深入思考、挖掘表演背后传达的丰富意蕴、文化内涵时，具有体育特色、与美交融的舞蹈和舞蹈作品才会不断涌现，形成“出圈”的观演热潮。同时，为更好促进国标舞面向国内不同受众，还要做好基于各受众特点接受路径研究，运用数据建模和逻辑分析等手段，明晰大众诉求与偏好，发挥不同创作群体的力量，进行差异化传播。譬如，对于年轻受众，可以更加注重舞蹈的时尚元素和创新性，并鼓励艺术团体的国标舞创作追求与此相衔接，在保持国标舞特色的同时，变革

创作思维、拓展舞蹈艺术空间、创新技术与形式，实现更好的艺术创新创造；而对于中老年受众，则可以更加注重舞蹈的健身功能和文化内涵，注重院校可以在舞蹈编创时，通过精简运动过程、简化运动步伐等形式将体育项目基本技术动作与当代舞相融合，在道具使用上更多地选用体育运动器械，并突破原国标舞服装的限制进行舞蹈化设计，使其以形象性、象征性服务于舞蹈的主题表达。

强化国标舞人才培养，促进体教融合

“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载体，体育富有较大的育人潜力。在国家大力倡导体教融合的背景下，国标舞如何能抓住机遇，成为体教融合的排头兵和优选者，需要广大国标舞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各学段国标舞的师资队伍建设，不仅重视教学质量，还要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的专业培训活动，参与到国际舞的革新中，及时接受最新的教学信息，不断提高自身教学水平。同时，要重视教师对青少年心理学、教育学的培训，以便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调整舞蹈教学内容。此外，聘请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弥补专职教师在实践经验、比赛技巧等方面的能力欠缺，以切实解决运动员的就业难题，并把优秀的国标舞精神传承给新一代青少年，助力国标舞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国标舞进校园，最终要在校内落地，而这离不开学校的大力支持。学校要积极组织与国标舞相关的比赛及校队培训，并借助校领导在场、人员调配以及管理方面的支持，通过搭建活动平台，推动国标舞更快地进入各学段体育课堂，成为校本课程。同时，还应加强与社会国标舞俱乐部的合作，组建青少年国标舞俱乐部，在与同龄人的交流中激起学生对国标舞的学习热情，扩大国标舞的

参与力量，营造有利于国标舞发展的良好氛围。

结合中华文化特色，推动国标舞创新发展

纵观当下国标舞的创作，其在结构方法、语言形式、艺术手法等维度都具有突破性并日渐成熟，但其创作“套路化”的问题仍相对突出，容易陷入“励志+叙事简单化+线性化”的模式化创作，难以对观众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同时，目前国标舞艺术表演舞蹈目的创作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融合其他舞蹈语汇，甚至淡化国标舞元素进行创作；二是坚守国标舞的纯粹性进行创作。由于国标舞是一种舶来品，在其中融入中华文化元素可能更容易被我国大众所接受，且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可作为国标舞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创新素材。基于此，为推动国标舞艺术作品的创新和剧目创作的提质增效，需要深入探索国标舞与其他民族舞蹈语汇及民族文化融合的“度”，遵循坚守本土文化、尊重外来文化的创作原则，探寻新时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表达方式。具体而言，一可从故事主题入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为灵感，通过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将中国文化元素加入国标舞编创中，以展现中西文化融合之美，以舞蹈艺术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二可从舞蹈动作入手，突破竞技限制，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动作编入国标舞中，创作出简单易学、富有美感的舞蹈动作，逐步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在探索和丰富国标舞表现形式的同时，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富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舞蹈作品。

构建新媒体矩阵，探索多元传播路径

在传媒迅猛发展，多种媒体高度整合、全方位交互传输已成现实的今天，线上传播渠道逐渐成为国标舞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线上渠道搭建新媒体矩

阵，加强受众与舞者的参与互动，可使多维度宣传成为可能，从而更加便捷地将国标舞文化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在信息输入方面，可运用新媒体技术准确地捕捉网络时代受众的偏好习惯，以受众需求为导向，在经典作品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和精彩片段，打造传播热点，展现国标舞的艺术风采与文化内涵。同时，可将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以拓宽受众接触面为目标，进一步制定渠道整合策略，并围绕受众反馈优化传播内容，让互联网平台成为建构国标舞对外传播体系的有效助力。

而在内容表达方面，新科技手段将丰富舞蹈的艺术创作与输出。在传统国标舞的舞台上，舞者表演受时间、空间和生理的限制，需在特定物理空间内进行线性表演。而科技的加持则可提升舞蹈的表现空间，渲染舞台氛围，给予舞蹈更多呈现和表现方式。虽与观众相隔万里，数字舞蹈也能完成实时的沉浸式体验和亲密互动，具有数字化、多样性、集成性、交互性、协同性和实时性等特点。因此，要在数字空间中实现国标舞文化的传播，借助新媒体的跨界融合之力，打破圈层壁垒，丰富国标舞文化的数字叙事表达，将其文化资源进行数字记录、数字还原、数字集成、数字管理等，以提升其可及性，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助力其走进大众视野。

体育与舞蹈的相遇，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不断为体育界和舞蹈界拓展出一个广阔发展的新空间。如何深化对国际舞蹈语汇与自我文化传统、体育与舞蹈文化的探索，如何打破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壁垒，进一步变革创作思维、拓展舞蹈艺术空间、创新技术与形式，是今天国标舞从业者要用心践行的时代使命。

（杨靓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唐明宇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提升研究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渠道丰富多样，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拥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成为影响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大小，与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息息相关。新媒体在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在传播方式上面临新的挑战。这就要求相关从业者把握时代发展潮流和机遇，立足国家发展实际，注重文化传播，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以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良好的文化思想基础。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底蕴和价值的外在体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奠定语言体系基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一方面，应立足历史发展规律，着眼时代特点和现实国情，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符号和精神内涵。“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和现实文化基础，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重要文化基础。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过程中，以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发生的、已被验证的历史事实为重要依据，汲取其中所蕴含的丰厚精神力量、思想理念、道德精神等优秀文化元素，并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理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脉络，讲述中国故事，以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另一方面，应立足国际语言文化差异，使用便于各国理解和接受的文化表达方式。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实际国情、文化特点、制度体系和政治立场，不同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过程中，要在坚定文化自信、准确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把握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性，以当地民众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为依据，合理转换语言形式，以消弭国际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偏差，让国外民众更好更准确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其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在深入了解的同时引发文化共鸣，提升不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

加强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汲取各国文化精华以焕发文化活力。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焕发新的文化活力。如汉代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众人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并从西域引进丰富物产，促进文明交流，被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唐朝时期，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文成公主藏带去大量文献、技艺、工具等，加强了唐

朝与各地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长安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由此可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植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各具文化特色和价值。“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以，在与各国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不应全盘否定非本民族文化，应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承认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借助数字媒介打破文化交流互鉴壁垒，畅通文化交流渠道，在互通互鉴过程中注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中国形象，展示中国真实面貌，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凝聚价值共识，形成文化智慧合力，共同面对发展挑战，促进世界繁荣发展。

发挥多元主体文化传播合力，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广度。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复杂工程，应发挥不同主体自身优势作用，利用其现有优势资源，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合力。具体而言，其一，发挥主流媒体传播的优势作用。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立足全媒体传播格局，坚持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前，新媒体发展迅速，将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二者优势互补，能够有效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范围，提升其国内影响力。可依托国际主流媒体、多样社交平台和新媒体平台等渠道，向外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丰富世界各国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同时，将新媒体技术与主流媒体相结合，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提升开辟了新路径，让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撰写于古籍文献中的文字“活起来”，以新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手段，突破时空局限，可以通过线上展览的方式让国内外民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二，让文艺工作者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播者。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的号角。文艺工作者作为文艺作品的创造者，应自觉担当历史责任和使命，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深入人民生活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化精神，展现中国文化风貌，坚决抵制不良思想倾向，文艺作品外衣、以低俗恶趣味的内容博得观众眼球、歪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行为，要努力创作出价值观念正确、文化底蕴深厚、各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借助文艺作品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其三，发挥华人华侨在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作用。华人华侨长期生活在海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所在地文化都有深入了解，其能够基于当地文化习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华人华侨应积极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实质。（郭艳梅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讲师；何兴 江西甘昌昌干部学院、中共萍乡市委党校讲师）

二弦一弓“润”老腔

——走进陕西华阴，感受老腔中的民族拉弦乐器

华阴，古曰雍州，位于华山之阴，渭水之阳，东临潼关，西接华州，黄河、渭河、洛河“三河口”从这里交汇，古代是重要的粮仓聚集地。《华阴县志》中写道：“髻、聚坐、利作、女红每唱此曲，以警彼顿，其词不知起于何时作于何人，颇类古之歌谣……”华阴名儒王宏撰（1622—1702）在《古诗述》中说：“古自帝王朝庙生于闾巷士女，有歌、有谣……往往出于自然，比之天籁。”可见，自古以来这里水土肥沃、物产丰富，民俗民间中均有歌舞艺术，良好的自然条件促成了华阴老腔的诞生。

华阴老腔的历史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盛行于陕西省华阴市的一种皮影戏曲剧种，属于板腔体戏曲剧种，主要流行于今华阴市的双泉村，以高亢激昂的音调展现了关中人民豪迈的气魄。老腔伴奏的主要乐器涉及月琴、大锣、马锣、梆木、梆子、铃铛等，其中，我们的民族拉弦乐器“胡琴”——板胡、二胡和低胡发挥着重要作用。

“胡琴”中的“胡”一称谓，是由于其最早是“胡人”的乐器。其由古代游牧民族“奚”部落传入中原，后来经过“马

尾胡琴”不断“汉化”演变发展后形成了中国的民族拉弦乐器。关于“胡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唐代，称为“奚琴、嵇琴”，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马尾胡琴随汉车”，也是对胡琴较早的文字记载。胡琴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在各地民间音乐的滋养下，依附于各地的戏曲、曲艺生存，形成了众多的民族拉弦乐器，包括二胡、板胡、高胡、京胡、坠胡、越胡等。

华阴老腔的民族拉弦乐器及其特点

华阴老腔的编制一般为11人左右，其中板胡1至2人，二胡2至3人，低胡1人，他们在演奏旋律上相同，甚至弓指法都完全相同，而板胡起到“老大哥”的作用。华阴老腔伴奏中拉弦乐器起初只有板胡，近些年又增加了二胡和低胡（乐师称为“抖胡”），三种乐器在伴奏织体中分工明确，分别承担着高、中、低3个声部，以相对立体统一的音响效果对唱腔进行着衬托和润色。

板胡属于“梆子腔”戏曲的伴奏乐器。在陕西，板胡也是“秦腔”这一地方戏曲的主要乐器，华阴老腔也因此受到了秦腔的熏陶。但这里的板胡不同于不属于中音板胡的秦腔板胡，其属于低音

板胡，二者在定弦音域方面均有所不同。老腔伴奏所用的低音板胡，桐木板直径较宽，为13厘米左右，尽管有专门的低胡琴弦，但艺人们所用的琴弦往往采用琵琶的3、4弦，3弦为板胡的外弦，4弦为内弦。

二胡由于其发音酷似人声，故流传范围较广。二胡在明清时期已经广泛应用于戏曲、曲艺的伴奏。在老腔伴奏中能对唱腔起到铺垫、融合的作用，对润腔、包腔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大低胡发音低沉厚实，属于低音声部。形制上类似二胡的扩大版，蒙蟒皮，琴筒比一般胡琴都大，声音类似大提琴。琴弦方面，乐师们用的是大提琴的1、2弦，也有专门的大低胡琴弦。低胡的加入使伴奏乐队的声部层次和音响效果更加丰富，在乐队和声中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老腔伴奏用的大低胡，大低胡蟒皮直径为20厘米，一般高度为110厘米左右。

华阴老腔的调式特点

老腔的音乐定调无章可循，取决于月琴这一主掌者也就是演奏者的嗓音条件。由于老腔历来都是男生演唱，起初起戏时一般为1=A或者B(大字组)，

后来调高提升为1=C或D(小字组)，如今多数都是E调。在弦乐定弦方面，板胡、二胡内外弦按照B-#F纯五度定弦，按照G调弦式(也就是52弦)演奏，低胡按照二胡和板胡的低八度来定弦，所演奏音也为其们的低八度音高。

拉弦乐器在老腔伴奏中不仅辅助、模拟声腔，而且在衬托人物性格、烘托气氛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时而委婉细腻、时而豪放激昂，在老腔演唱中起到润色主唱的作用。在技术技巧方面，左手往往不换手，常用滑音、揉弦、揉弦等技法，右手换弦更常见，乐师们对演奏技法分寸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所谓“多一分则浓，少一分则淡”，在衬托主唱唱腔、辅助行腔、润腔、咬字、气口、韵味等方面有着一定的要求。

民族拉弦乐器作为老腔伴奏的重要支柱，板胡、二胡和低胡3种拉弦乐器以其不同的音色特点与唱腔深度融合，彼此衬托，赓续着老腔的音乐文化血脉。期待老腔能在时代发展中受到更多人的热爱，在“八百里秦川”这一地域文化的滋养下不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永续发展。（顾晓莹 渭南师范学院）